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斯文變相 第四回 蠢秀才浴所論文章 呆知縣屍場看性理

卻說唐金鑒談魏書箱那樣的好處，冷鏡微在屏風後面聽見了，一心想跟魏書箱上學，急忙走了出來。為什麼唐金鑒一見了冷鏡微，就這般的鞠躬致敬，當下冷竹江連聲止住，說世伯不必這樣的客氣，唐金鑒道：「老夫並不是敬重令郎，因為令郎立志不凡，一定要做《理學宗傳》上的人物，老夫怎敢怠慢！」拉著冷鏡微的手，叫他坐下道：「賢世姪，你曉得興化有個魏伯尼先生麼？」冷鏡微道：「正是聽見太世伯講起，那魏先生現在哪裡設帳？」唐金鑒道：「那個自然在興化本籍。賢世姪你果然有心上進，除是拜了這人為師才好。」冷鏡微點頭稱是，等到唐金鑒出了門，便和他父親商議。他父親因為所生一子，不願放他遠出，又怕拗了他的性子，那心病又要發作起來。再四躊躇，只得備了千把兩的匯票，打發一個家丁名叫阿三的陪伴出門。搭上航船，一路上湖光山色，好生快樂。

到了蘇州，因為蘇州有幾處名勝，便想趁此一遊。那日遊玩了虎丘回來，覺得身子有些不爽，便到青陽地，找到一個洗浴的地方，名叫雪園。進了雪園的門，聽得裡面有些讀文章的聲音，暗暗奇怪。到了炕上，泡了一碗雨前茶，吃了兩口，瞧見斜面的炕上，兩個人在那邊發議論。一個年紀輕的，約莫二三十歲左右，赤著一雙腳，一面擦著腳污，向鼻子上聞著，一面端著茶碗喝茶，嘴裡不住的說伍子骨的好、楚平王怎樣的該死。一個年紀大的約莫五十多歲的光景，撐著初花眼鏡，脫下褲子在那裡捉蟲，捉了許多投在嘴裡亂嚼，一面嚼，一面不住的說那伍子脊的不好，楚平王究竟是他的主子，他不該鞭他的屍。兩下越辯越緊，忽聽嘩喇的一片聲響，一隻茶碗從窗洞裡飛了出來，湊巧飛在冷鏡微的頭上，把額角上的皮打去了洋錢大的一塊，鮮血淋漓的滴了滿炕。冷鏡微忍痛不住，登時暈倒。

阿三見得勢頭不好，放聲大哭。這裡堂催早喊了兩個印度巡捕，大踏步走了進來，把兩個議論伍子骨的捉祝臨捉的時候，一個嘴裡還說像你這般頑固黨，恨不把你來革命流血，一個嘴裡說的是像你這般亂臣賊子，恨不把你拖到明倫堂上，一刀兩段。

滿堂的人，見他兩個刺刺不休的，為著古人的閒事，鬧到自己一身的晦氣，真正是書呆子，祖代流傳的一種性質，忍不住的哄堂大笑。只有店裡的同事，見得冷鏡微受了重傷，嚇得手忙腳亂，從藥舖裡買了些刀瘡藥，替冷鏡微用布紮好。僱了一輛馬車，送到船上。漸漸的甦醒過來，渾身發熱，喊起阿三，倒了一杯溫水，吃了些金雞納。接連睡了六七日，身子漸漸的復原。走到玄妙觀裡，遇見一個測字的先生，定睛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杭州城裡的一位大名士，姓王名柳號伯通。這王伯通的狀貌魁梧，足有六尺高的軀幹。自幼讀書，便十行俱下。臂力過人，常常的對鏡歎息，想起自己要算王陽明以後第一個人材，可惜國家不曉得用他，抱著一肚皮的經濟，沒處發洩。後來有個朋友，薦到溫州的鳳池書院做山長，倒也很有名望，轟動了幾百里內的秀才們，負發相從。湊巧浙江撫台嚴大中丞，憐才愛士，開了一個保舉單子，保他一個候選知縣，他卻竭力的辭去。人家都說他清高拔俗，喊他王處士。不料靠著書院的東首，有個半開門的窯子，裡面有個鹹水妹，生得異常妖豔，和溫州的一位孝廉相識。那孝廉原是詩賦名家，王處士未到溫州以前，處的館地極好，每年館穀，不下兩三千金的光景，都交給在鹹水妹的身上。自從王處士做了鳳池的主講，那些少年們被一派講道之言，說得天花亂墜，一個個都辭了那孝廉，投到這王處士的門下。那孝廉弄得兩袖清風，專靠科場裡做個搶手，賺些銀錢度日，又被王處士寫了一封密信，嚴中丞把他功名革了。這已革的孝廉弄得無計可施，便和那鹹水妹設成圈套，濃妝豔服，乘黑夜裡帶著迷藥，偷進了王處士的臥室。王處士動彈不得，直到天色黎明，眾學生齊到處士的牀前請安，但見牀前放著一雙花鞋，甚為驚訝，一陣脂粉香的氣味，直從帳子裡透了出來。這裡鹹水妹才緩緩起身，對著眾人說老師疲倦，明日再行開講罷，眾學生一鬧而散。鹹水妹掠齊了鬢髮，用解藥向王處士的鼻管上一撲，說一聲告辭。王處士緩緩醒來，已是夕陽西下。到次日，在講堂傳鼓，哪知人影全無。仔細打探，才知道被人陷害，有口難分，只得伴狂避去，做這江湖上的勾當。這番見了冷鏡微，不免問起家鄉的情景，自然添了一番傷感。冷鏡微不知就裡，當他是個有名無實的假道學，說話中間，又不免露出一種冷落的氣象來。王處士也微微的看出，付之一歎。冷鏡微正要舉步它走，被王處士一把拉住，說俺王伯通孤負了一世的盛名，沒頭沒腦的被人家陷害，走遍天涯，竟沒一個知道俺心事的豪傑，替俺昭雪一番，連家鄉里的三尺童子，都輕我賤我，拿俺王伯通當做天下第一下流的種子。俺想這胡胡塗塗的世界，哪一處還有甚青天白日，便活在世上，也沒有什麼趣味。只是生平有一件未了的心事，著著一部《性理真詮》，沒有得人傳授，但求鏡兄帶還家鄉，掛在湧金門的城樓上面，等那往來來的無名豪傑，替俺同聲一哭，俺便死在九泉之下，也算是吐得一口憤氣了。說著從一隻破箱裡，拿了出來，揣在冷鏡微手裡。冷鏡微聽他出言慷慨，也只得受了。

走開數十步，只聽後面大聲叫道：「蒼天啊蒼天，你既然做了造物之主，我和你在九天之上，定要辯個明白呢。」說著攔胸一劍，把自己的心肝，捧在手裡，兩眼睜得火球一般，向天直指，身子便倚在那大柱之上，絕不傾倒。嚇得滿觀裡的上下人等，像那潮水的洶湧，向外逃走。冷鏡微主僕兩人，也被大隊裡擠了出去。剛要上船，被玄妙觀的道士，迎面撲住，大聲喊著捉賊。冷鏡微正待申辯，早被幾名捕快簇擁前去。不上一刻，元和縣知縣的轎子已到，設著公案，查點屍身，仍是直昂昂的站著。除卻胸口的鮮血和他手裡的心肝，看不出已經斃死的樣子。冷鏡微一見是王處士死了，不由得淚如雨注，跪了下去，把手裡捧的《性理真詮》，放在地上，硬著頭顱，向那《性理真詮》上面丁丁東東碰了幾個頭。那知縣坐在公案，眼睛努著屍身直望，快頭上去打了一個千，稟明兇犯已經拿獲。那知縣才低頭一看，問冷鏡微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，是哪處的人氏？」

冷鏡微道：「學生姓冷名鏡微，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氏。」那知縣聽他是個學生，沉吟了片刻，眼睛又朝那屍身望了去。望了半點鐘，忽然把手向公案一拍，大笑道：「好了好了，我的文章成功了。」說著便吩咐打轎，一逕抬到衙門。進了上房，指手畫腳的向他太太講道：「今天做得兩股得意的文章，可惜不在鄉會試場裡。倘然遇著鄉會試，有這兩股驚心動魄的語句，還怕不飛騰而去麼？」太太道：「看你這個模樣，分明還是個酸秀才，哪裡像個地方官。你今天又中著哪樣風魔了？」那知縣哪管太太的嚙湧，早已磨起一盤好墨，滿嘴裡不住的吟哦，提起筆來，先寫了題目，是十四個大字。太太向前一瞧，卻是「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志喪其元」兩句極晦氣的《孟子》。

心上已有些不自在，等到兩股文章寫完，接過來細細的一讀，說你真正是胡鬧，鄉會試場裡的題目，都是富麗堂皇的，不管文章的好歹，就賺這種題目，便要記大過一次，降三級調用呢。

那知縣笑嘻嘻的說道：「這個何妨，我不過借題發揮罷了。」太太聽得這話希奇，問起根由，才曉得是人命重案，連忙逼著出去。看看天色向晚，又在轎裡擬著一首試帖詩，題目是一舞劍器動四方。走到半路，吩咐暫回了衙門，瞞著太太，進了簽押房，提起硃筆，隨手拿著一本案卷，端端正正的把一首五言八韻，謄寫完了，依舊上轎，進了玄妙觀。只見冷鏡微正那粉牆上用指頭染著地上的鮮血，寫了三四十行的大字。快班見知縣來了，忙喝冷鏡微跪下。知縣搖著手，喝住快班道：「你們這些粗人，知道什麼天東地西，平白地擾亂人的文思做甚的？」

斜眼望去，卻是一篇詠王處士的四言韻文。觸動了知縣的嗜好，低吟緩誦，果然是聲聲哀感，字字淒愴。那時天已黑了，公案上雖然有幾盞琉璃燈，究竟光頭不足，吩咐道士備出一隻保險燈來，親自端在手裡，照著冷鏡微寫去。寫完了，便拉冷鏡微在自己席上，吃了幾杯遠年花雕，用了晚飯，淨了臉，談了一好回的文派。虧著快頭來稟，重坐公案，問冷鏡微道：「你這學生姓甚名誰，是哪裡的人氏？」冷鏡微聽得問得詫異，便照前的稟復。那知縣指著地上的書問道：「這是哪個的文籍？」

冷鏡微好好的呈上，說是同鄉王處士的著作。那知縣打開看時，眉頭便是一皺，對著燈光細細的閱去，覺得有些議論，很好彩入文章。記得某科某省的解元，他的文章就是這個意境，某科某人的會元，他的後兩股也抄這上面的大半，不覺肅然起敬。

捲起馬蹄袖，吩咐當差的準備著一席祭菜，供在這屍身面前，自己便趁一夜的工夫，把二十多卷的一部《性理真詮》，從頭至

尾領教了一遍。再看那左右時，一切伺候的差役，都倚著牆壁，昏沉睡去。地下跪的冷鏡微主僕兩個，也倒在公案前睡了。

那知縣伯冷鏡微著了涼，把自己身上著的公服，脫將下來，輕輕的替他蓋好。再到公案，覺得精神疲倦，打了三四個呵欠，便伏在公案，膝膝睡著。不上一點多鐘，本觀的道士，起來拈香。聞得一陣火腥氣味，趕忙四處查看。查到公案這邊，只見公案已經燒去大半，滿屋裡煙霧騰騰，一片一片的紙灰，隨風飛舞，像黑蝴蝶一般。不禁失聲一叫，才把眾人驚醒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